

文科和理科 就业冰火两重天?



资料图片

学校,现在学生的签约率大约为70%,另外一所文科类的高职,现在签约率还不到30%。”

“文科生的替代性很强。比如一个文科职位摆这儿,正好有个朋友的亲戚孩子找工作,那就让他干呗——反正让谁干不是干。理工科相对专业性要强很多,不是谁都能干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市场教研室主任丁大建副教授说。

“不过,说文科生就业更难,只是总体上的情况。具体到某个专业、某个学校的文科生的话,他们的就业形势未必就比理科生差。”许纪霖说。

“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李军凯出言谨慎,“现在找工作难,文科生难,理科生也难。”

核心提示

“真后悔读了文科。”中国传媒大学研三学生魏杰(化名)最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文科和理科,简直是‘冰火两重天’——我在北师的同学,他们班现在80%的人都至少有个保底的offer(协议意向)了。可我们班,80%的人都还没着落。”

“文科生就业更难?文科生的数量本身就少吧!我上大学那会儿,理科开了8个班,文科才两个班。”在一家网站任公关经理的李文,并不认为文科生就业更难。

文科生找工作更难,是事实还是假象?

文科生扩招明显幅度更大

“文科生就业难,最主要的还是招得太多。”许纪霖说。

伴随着文科学生“找工作更难”的感受,可以看到的是,1998年以来,文科类专业的扩招幅度明显高于理工科。

“我是亲眼看着我们这个专业,上课怎样从小班换成大阶梯教室,同学从‘称兄道弟’到‘相见不相识’的。”北京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文科博士张华说。

据教育部的统计,普通高校2004年入学(今年毕业)的本科生为209.9万人,较扩招前的1998年增加了2.2倍。其中,经济管理类增加了4.0倍,包括新闻、外语等在内的文学类增加了4.0倍,法学类增加了2.6倍,与此同时,工学类仅增加了1.4倍,医学类增加了1.5倍。

也正因此,扩招以来,本科学生中文科类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由1998年的34.5%上升到2006年的49.4%。

研究生的情况与此类似。2006年入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合计为39.8万人,较1998年增加了4.5倍。其中,经济管理类增加了6.1倍,文学类增加了6.2倍,法学类增加了4.6倍,工学类增加了4.0倍。

研究生中,文科类所占比例同样呈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30.6%上升到2006年的37.3%。

教育部的统计同时显示,扩招以来,专科学历中文理科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文科扩招不受实验室、教学设备限制,加印教材,小教室换成大教室,就可以开班上课,扩招起来更容易。”许纪霖分析。

文科类有的专业本来就不该设本科?

“一方面,学生在抱怨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在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许纪霖认为,这说明,文科生就业难,还不仅仅在于人多,在教育体制、专业设置方面还存在问题。

有媒体去年8月曾刊发报道,2006年,全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在校生达13万余人。而据新闻出版总署下的中国记者网统计,2005年,包括报纸、广电、期刊在内的所有媒体的注册在职记者,也不过17万余人。



资料图片

而在2006年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对外经贸大学校长陈准民等在内的大学校长,曾建议本科取消法学、管理学等文科专业。校长们认为,“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没有必要的阅历,是不适合从事这些专业的。”

旅美学者薛涌更是直言:“这些专业要求的分数高不说,教育内容近乎垃圾。”而恰恰是这些受到非议、大学校长们建议取消的专业,从教育部统计来看,扩招以来本科生的增幅远大于其他专业。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近几年来不同层次的招生目录在不断调整。比如2005年以来,历史、哲学就已经不再招收专科层次学生。

都是女生惹的祸?

“找工作难,文科生找工作更难,文科女生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应届研究生小叶这样总结自己的求职境况。在她看来,文科生找工作更难,和文科中女生偏多有关系。“不是有句话吗,‘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女人好歹还得当‘人’使,好像用人单位不喜欢。”

“一中央媒体在我们学校招人,全班都投了简历。结果十几个女生全没资格参加笔试,仅有的3个男生全去了。”魏杰感觉,男生在找工作时更有优势。

记者注意到,从教育部的统计来看,近几年来,女生比例已经有了大幅增加。以研究生为例,女性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33.9%上升到2006年的44.7%。

而增加的女学生,很多集中在文科。丁大建认为,和扩招以来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相比,用人单位在一段时间内其实是有着相当的刚性的“定势”。

“用人单位在用人上是有惯性的,他会参照以前的情况。比如这个岗位是用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是用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是用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都会保持一定的连贯性,短时间内不太容易改变。”而扩招以来,大学生数量、文科生比例和女生比例都大幅增加。“劳动力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吸纳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丁大建说。

与此同时,丁大建认为,毕业生也一样有着“定势”,“他也会参照以前,看师兄师姐都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以此作为自己的期望。但



资料图片

事实上,就业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这两个效果叠加,使得就业更难。”丁大建说。

文科学子当自强

“我甚至可以说,文科生找工作更难,其实也是公平的——因为他们在学业上的付出本来就更少。”许纪霖说。

采访中,许多文科生也自认,在学习的努力程度上、在功课上花费的时间都不如理科生多。“我系生物系、化学系的同学,不到晚上10点宿舍根本找不到人,全泡实验室、图书馆了。可是我们系,好像一天到晚都有人在打游戏、睡觉。”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历史系研究生说。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国外,书是越念越辛苦,中小学最轻松,博士最辛苦。在我们这正好反过来了,中小学压力最大,博士反而最轻松。”许纪霖认为,和理科生相比,文科生的学习强度要小很多。

“现在的文科生,一门课一个学期下来,交一份作业就可以了——这份作业还不知道是不是抄来的。在国外,即便是文科生,每个星期都要做好几份paper(论文),几个星期就要交一次作业。”许纪霖说。

“我们文科生不要抱怨太多,机会总是有的——但不是一个文凭就能换来机会的。这么多年书读下来,你的简历上一点光鲜的东西都没有,人家凭什么要你?”许纪霖说,“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只要你稍微努力点,就能比很多人做得好。”

“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许纪霖说。

据《中国青年报》

开封学者探索解决重名难题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核心提示

由于人口众多,当今社会重名现象越来越严重,给社会管理、人际交往带来很多麻烦。有关方面也曾经呼吁国民起名字尽量不要重复。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重名问题?开封市河洛文化研究会40位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

重名,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名不正言不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特别重视名字,不少人认为名字和命运息息相关,父母给后代起名字慎之又慎,起名字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

在古代,受交通、经济等条件制约,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一个人一辈子可能生活在他出生的地方,叫他名字的人就那么几个。

可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外出打工、做生意、上大学……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同时,存折、信用卡、房产证、驾驶证、公证书、医疗保健卡等等都要使用名字。名字的使用范围也空前地扩大,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重名。

据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叫张伟的人有29万多个,叫王伟的人有28万多个,叫王芳的人有26万多个,叫李伟的人有26万多个,叫王秀英的有24万个,叫李秀英的人有24万多个,叫李娜的人有24万个,叫张秀英的人有23万个,叫刘伟的有23万个,叫张敏的有23万个,这是排在前十位的重名。

另外,名字叫李静、张丽、王静、王丽、李强、张静、李敏、王敏、王磊、李军、刘洋、王勇、张勇、王艳、李杰、张磊、王强、王军、张杰、李娟、张艳、张涛、王海、李明、李艳、王超、李勇、王娟、刘杰、王秀兰的依次排在20到40位。

去年,全国公民身份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统计出与各界名人重名情况(截至去年上半年):男名人中刘翔18462、刘德华16975、姚明5598、李嘉诚3768、曹雪芹2104、陈楚生599、周润发516。女名人:李冰冰7793、李若彤2133、李宇春198。

重名带来许多麻烦

重名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它给社会管理、社会交往、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带来了许多麻烦。

因为重名,公安机关抓错人有之,银行存款被重名人取走有之,护士发错药的也有。有报道,武汉一位姓陈的女士与另一位女士有“七同”,即同年同月同日生,女士同名同性别,同一个派出所办理的身份证,身份证号也相同。去年,陈女士到派

出所办户口迁移手续,结果派出所电脑里没有她的户口。经过仔细了解,派出所说,可能是在近期户口资料入网时,他们发现两个人重名重号,就去掉了一个人。上市公司东方电机去年披露,他们的前10大股东中3个股东名字完全相同。天津市一个叫李林的人在银行存款70万元,被银行支给了另外一个李林,不得不和银行打官司。

因为重名还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广东一位黄先生,因为和女朋友爸爸重名,女朋友爸爸要求黄先生改名后才能和女儿结婚,不然他们的婚事就吹。

开封学者提出解决重名方法

“公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姓名,但是在正式的姓名登记中,还应当考虑到社会生活的方便,考虑到公共管理的需求。”开封市河洛文化研究会的韩玉生说。如何解决重名这一头疼问题,他们研究会的40位学者经过一年多研究,提出了他们认为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具体为:

一、规范姓名用字,建立姓名用字字库,以目前通用的简化字为标准,尽量少用生僻字。“这样便于电脑输入,因为很多生僻字在很多输入法里没有。”

二、取消两字名,单姓三字,复姓四字。韩玉生解释:“虽然我们的汉字上万,按照排列组合的原理,每次取一个字组合,也就出上万个结果。如果每次取两个字,出现的结果就多,加上姓,重名的概率就十分小。”

三、每个人的姓名后加注乳名、曾用名。如现在名字叫赵培翔,乳名叫圻圻,改名后就是“赵培翔圻”,在办理证件时,名字就用“赵培翔圻”,平常喊叫还用“赵培翔”。

四、原姓名两字者,经本人同意后增添一字。这适用于没有乳名或曾用名的人。

五、原姓名不变者加注乳名或曾用名。对不愿意改变原姓名,又有乳名或曾用名的人,在办理证件时,在原姓名后加括号,括号里写上乳名或曾用名。

六、凡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姓名者,经批准原姓名写在加注里面。

七、加母姓。对一些重名者,可以在原姓后加上母亲的姓,假如一个叫张馨文的母亲姓王,那她可以改名字为“张王馨文”,因为张馨文已经叫了很多年,那相互称呼时还叫张馨文,但在办理证件时就使用“张王馨文”。

开封市河洛文化研究会的韩玉生说:“解决全国的重名问题,需要户籍管理机构同意,我们只是提出这些解决重名问题的方法。如果按照这些方法去改名,基本可以解决重名问题。以后父母给后代起名字,也应该遵循这些方法,就可以避免重名问题,以防给子女在上学就业、储蓄信贷、邮电通信、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带来不必要麻烦。”

探秘病毒黑色产业链

核心提示

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制造木马、传播木马、盗窃账户信息、第三方平台销赃、洗钱这一分工明确的网上黑色产业链。一些中小企业为确保电子商务安全甚至不得不定期交“保护费”……隐藏在网络背后的黑色产业链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病毒帝国催生“全民黑客”

木马是一种由攻击者秘密安装在计算机上的窃听及控制程序,它可以窃取账号、密码,从而窃取用户的财产或虚拟财产。2007年初肆虐网络的“熊猫烧香”木马病毒,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使上百万个人用户、网吧及企业局域网用户遭受感染和破坏。

熊猫烧香病毒编制者李俊2007年2月被警方抓获并于9月获刑4年,但这并没有减慢病毒产业膨胀的步伐。与随后肆虐的灰鸽子相比,熊猫烧香俨然是“小巫见大巫”。连续三年被指年度十大病毒、被反病毒专家称为最危险的后门程序灰鸽子于2001年问世,随着“灰鸽子2007”的发布于2007年3月集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其直接售卖价值就达2000万元以上,用于窃取账号等罪的幕后黑利利益可想而知。截至目前,“灰鸽子”的各种变种还在不断危害网络安全。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副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介绍,与熊猫烧香的“张扬”不同,灰鸽子更像一个隐形的“贼”,潜伏在用户“家”中,监视用户的一举一动,甚至用户与MSN好友聊天的每一句话都难逃“贼”眼。如果说熊猫烧香的危害还停留在对电脑自身的破坏,而灰鸽子已经发展到对“人”的控制,而被控者的人却毫不知情。

北京海淀区法院2007年初审结一起利用木马入侵他人电脑案,犯罪分子李某利用木马病毒获得受害人裸照并成功敲诈7万元。“过去总觉得网络有密码很安全,现在自己电脑成了电视节目,谁进来看就进来,不开机都会被偷拍,太悬了!”深受灰鸽子等木马程序之苦的网友“不是我不小心”告诉记者。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统计显示,2007年上半年,我国大陆地区被植入木马的主机IP远远超过2006年全年,增幅达21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下,黑客门槛不断降低。记者在百度中搜索“灰鸽子病毒”,弹出了2240000篇词条,其中关于如何用灰鸽子抓“肉鸡”的教程随处可见。一个只会打字的电脑盲甚至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成为黑客,病毒帝国催生了“全民黑客”时代的到来。

与文件失窃相比,成为攻击重点的网银安全更让人担心。2007年以来,一些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的用户都遭遇过密码被盗的事情,有的财产失窃上万元。湖南警方曾逮捕了一个专门窃取网银资金的黑客团伙,这个团伙控制的银行账户超过1000个,共窃得资金40余万元。据上海艾瑞公司调查,窃取网银银行卡密码的“网银木马”2006年给中国网银用户带来了近亿元的经济损失。

黑色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有不同的牟利方式

“产业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病毒制造者从单纯的炫耀技术,转变成以获利为目的;前者希望病毒尽量被更多的人知道,但后者希望最大限度地隐藏病毒,以更多地获利。”黄澄清说,病毒制售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有不同的牟利方式,这也让网民对“互联网地下经济”防不胜防。

如今的网络犯罪已经组织化、规模化、公开化,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流水线作业的程序。以“灰鸽子”为例,木马的制造者作为第一层次,本身并不参与“赚钱”或只收取少量的费用,但是他会将木马中留有后门;程序编完后,由病毒批发商(多为编写者朋友或QQ好友)购得,提高价格卖给大量的病毒零售商(网站站长或QQ群主),后者作为“大虾”开始招募“徒弟”,教授木马病毒控制技术和盗号技术,收取“培训费”,之后往往将“徒弟”发展为下线,专职盗号或窃取他人信息,被木马侵入的最底层机器被称为“肉鸡”,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账号、游戏装备、私人照片、私人视频等被专职盗号的黑客窃取后在网上的正规交易网站正常交易。黑客也可以将“肉鸡”倒卖给广告商,被控制电脑随意投放广告;或者干脆控制电脑点击某网站广告,一举一动都能被监视。

在业界,一个可以被控制的电脑被叫做“肉鸡”。能够使用几天的“肉鸡”在国内可以卖到0.5元到1元一只;如果可以使用半个月以上,则可卖到几十元一只。按一个普通的灰鸽子操控者一个月抓10万台“肉鸡”计算,一个月就能轻松赚取至少1万元,这还不包括窃取“肉鸡”电脑上的QQ号、游戏币、银行账号等进行交易所获得的收入。正是由于灰鸽子背后每个环节巨大的经济诱惑,无数人投身另类致富,黑色产业链也更加牢固。

为了保护“胜利果实”,病毒制作者开始设法逃避杀毒软件的追杀,甚至从技术的角度对杀毒软件进行攻击,形成了团队化协同集团。以综合木马、蠕虫等病毒的毒王“AV终结者”为例,该病毒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多种方式技术共享提高病毒的感染

量对抗最流行的安全软件。

黄澄清透露,近来对医药行业和游戏行业进行病毒攻击十分普遍,甚至形成了互联网企业只有交“保护费”才能免遭攻击的局面。黑客集团对走上信息化道路但自身防范力量比较弱的中小企业进行攻击,致使企业网站瘫痪,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交“保护费”保证网络正常运营。

2007年5月,国内一著名网络游戏公司遭到长达10天的网络攻击,服务器全面瘫痪,其经营的网络游戏被迫停止,损失高达3460万元人民币。江西查处的一起网络诈骗勒索案件,犯罪嫌疑人周明通过攻击一些游戏私服网站收取“保护费”,仅两个月就非法获利1200多万元。

“卖病毒就像卖菜刀”的尴尬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实施网络安全攻击的成本非常低,攻击工具可以在网上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但处理攻击、防御攻击的代价却很高。而现有法律法规对网络安全犯罪缺少具体司法解释,缺少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另外,由于网络犯罪链条往往是跨地域的,网上打击犯罪需要打破现实办案中的管辖权问题。

“病毒软件就像菜刀,可能制造的、贩卖的人并不违法,但被人买来用来伤人就违法了,不过很难保证每把菜刀是切菜都不伤人,伤了人也很难查出究竟是哪一把菜刀作的案。”黄澄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病毒软件只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单开看每一环节都不违法,但是如果应用到窃取账号等行为时,就违法并危害了网络安全,但很难查处。

据了解,目前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络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规定制造和传播病毒是违法的,但是对于木马、黑客程序等并没有清晰的界定,这也是灰鸽子等木马程序制造者敢于利用网络公开叫卖的的根本原因。

此外,目前在打击新形式犯罪中还存在立案难、取证难、定罪难等问题。比如,虚拟资产在现实中难以认定价值,盗窃虚拟资产没有依据。受害者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但操作上还是有些困难,包括搜集证据、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法,目前我国立法上缺少统一的规定。

黄澄清说,面对黑色病毒产业链,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中国互联网健康快速发展的高度来保障网络安全,建立网络安全国家应急体系,加大对网络安全领域犯罪的打击,完善立法,加快防病毒和网络攻击的技术及工具产品的研发。如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发展电子密钥系统等,确保网络安全。

据《经济参考报》